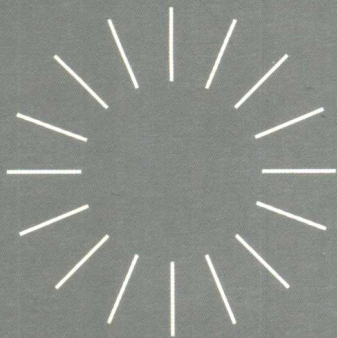


吕新作品系列



吕新
著

光线



出版传媒集团
文艺出版社

光线

吕
新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RTY AND ART PUBLISHING PRESS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线 / 吕新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444-3

I. ①光…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6588号

书名: 光线

著者: 吕新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庞咏平

项目统筹: 马 峻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字数: 196千字

印张: 8.75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444-3

定价: 3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第一章

赵 明

他们的汽车在河边熄灭了。

他们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花。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花。车上还有。吴树枝从我身边经过，我问她闻到花香了吗？“没看见那是假的吗，”她白了我一眼，“都是用纸扎的。”

纸扎的……假花？

几乎所有的花都被拿下来了，堆集在河边。花的墙。流淌的河水被遮住了。我看不见河里的水了。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窜来窜去。刚从车上下来，他们正在到处找厕所。

假花。迷雾。我朝他们走过去。

“墓地在山上。”一个戴眼镜的人伸手朝西边的山梁指了一下，对那个又黑又胖的人说道，“汽车根本开不上去。”

“太糟糕了。”黑胖子嘟囔了一句，用眼睛扫着周围的人。他的胸前戴了一个金灿灿的玩意儿。

“你，你，还有你，你们几个，”这会儿，他指手画脚地对

他们说道，“把棺材抬下来。注意，不要把花圈弄坏了。开始吧。”

一口鲜红的棺材从汽车上抬下来了。我吃了一惊。棺材的大头前面画着龙啊凤呀什么的，内容比较丰富。小头那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两个人扶着她，渐渐向大头这面哭过来。长脸。细眉。我认出这个一身素孝的女人了。

我的弟媳。

“怎么回事？”我走到她的面前。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我弟弟他们一家在外地过得好好的，如今突然回来……

她抬头看清是我时，哭声加剧了。“天呀——”她哭道。“他死了。”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我两手空空，没有什么东西能给她擦。棺材抬下来了，也放在河边。那些纸扎的假花簇拥着它。黑胖子对那个戴眼镜的人说道：

“他在老家还有什么人？”

“据说有一个哥哥，是个光棍。”戴眼镜的说道，“不知今天来了没有。”

“来了——”我听见他们在说我，立即向他们走去。“我就是。”

“你是赵亮的哥哥？”他们问我。

“是的，我叫赵明。”我对他们说道，“你们是怎么把他弄死的？”

“你说什么？听着，他不是我们弄死的。是他自己……以身殉职。”

多么熟悉的字眼！我在广播里时常听到。死就死了，为什么还要用这些假花来蒙骗他？我看着河边那堆刺眼的东西，我想放一把火。沿河一带，火烧连营。火光。灰烬。

“不要以为我们不难过，恰恰相反，”戴眼镜的那位走过来，对我说道，“咱们非常悲伤。你看，这么多人，都是送他回来的。”

烈士。抚恤金。埋葬费。一身素孝的女人。转眼之间，这些都归她了。

“我要活的。”我对他们说。

“是的，他并没有死。他难道不是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吗？”

是吗？扯谎的人。文质彬彬，衣冠楚楚。

我的弟媳，伸手拍打着棺材的大头，像以往下班回来，敲自己的家门一样。可是，这一次，她的丈夫不会从里面给她开门了，更不会问她路上冷不冷、为什么下班回来得这么晚。活的——她比我更需要。描龙绣凤的大头。

他们不让我打开棺材。我知道赵亮已经身首异处，残缺不全了。死去的矿工都是这样。好端端的一个那么完整齐楚的人，说完就完了，连眼睛都来不及眨一下。从这件倒霉的事情发生以后，我才明白人是最禁不起折腾的一种东西。一个人，脆弱得像一枝花。只需一阵风，就会被轻而易举地拦腰吹折，变得什么都不是。多数时候，人的硬度远不如一块石头。我经常这么说，但他们不信我的话。

胜吧，胜了总比败下来好。送葬的人和花圈开始向西边灰色的山梁上蠕动了。天空又低又暗，西北风呼啸着。街上纸灰飘扬，柴草飞舞。这样的路，汽车当然开不上去。

所有的人都走着涌向山上。

不久以后，我看到赵亮的墓碑了。那是一块三四尺长的青石，近看如同一张打磨得很好的桌面，上面用凿子凿出他的名

字。东西是他们带来的。我站在山上。下面有几条明亮的水沟。墓地已经挖开了，潮湿的土堆在一旁。

棺材就要被放进去了。那么潮湿的地气，用不了多久，他和他的棺材都会发霉，腐烂得无影无踪，片甲不留。

“马上就要入土了……”戴眼镜的人说道。

“我知道。”我说。土地张口，等人进去。

“我是说，作为他的哥哥，你不打算哭几声吗？送送他……”

“你怎么知道我不哭？”我从心里不喜欢这个有些装腔作势的人，虽然我瞥见他的胳膊上也人模狗样地箍了一条悼亡的黑纱。“哭不哭是我的事。”我对他说，“一声不吭，我也还是他的哥哥。”

送送他。铁锹。大风。

“那当然。我只是说说，你不想哭，那就算了。”他走到一边，瞧了一下那个深坑，对跟他来的那些人说道：

“埋——”

石碑，插进土里，露出有名字的那半截，竖在那里。花圈，烧了。不是我放的火，是他们自己用打火机点燃的。纸灰啊尘土啊，刮得满山梁都是。我的弟媳，坐上汽车，跟他们一起走了。走就走了吧，我也没什么好招待她的。那边的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在等着她回去。可怜的孩子，他们还不知道抚恤金是什么意思。

我站在街上。河水像一条灰色的带子。田野，树林，到处都在滴水。兽医正在喇叭里说话。他激动不已地告诉他的听众：

“乡亲们哪！总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人的血管像一堆红色的塑料管子，只要其中的一根出了毛病，整个儿那一堆就

会全部乱套……”

三 元

鸡叫了。它们站在外面的木杆上，拉长声音，像是一个人手握着一团绳子，一下扔出去，绳头落到很远。一呼百应。天还没有亮，它们就叫起来了。外面有一种很大的回音，但不是它们的声音，它们没有那么大的声音。

我看着窗户，窗纸还没有发白，这会儿它们灰暗得像一张布。雨天里的雨衣。绒线帽子还在我的头上。戴着帽子睡了一夜，他们没有发现。要是发现了，是不会让我这么干的。糟蹋啊要命呀，什么话难听他们就说什么。

昨天晚上，我睡在他们中间。天还不亮，他们就把我挤醒了。我坐起来的时候，听到外面传来“嘭”的一声，爆玉米花的声音。我像一只木塞，离开瓶口，弹了出去。手上有一种气味。醋糟。他们睡得不省人事。我刚一坐起来，从两边伸过来的手啊腿啊什么的，就把那地方全占满了。关节。指甲。黑毛。我的父母。

能看清窗户上的麻纸了，裁成一条一条的，像街上的标语。

院子里的农具动了起来。风在吹它们，我能听得出来。连枷和锄头倒下去了，铁锹依旧靠墙立着，发出清脆的响声。沉重的家伙，它们的气味也随着风一起在动，生铁和木头的的气味。所有的农具都是用铁和木头做成的。

鸡都叫了。用不了多久，天就会完全大亮。早晨的太阳从天宝家的高耸的屋脊后面渐渐显露出来。又红又亮的村庄。

我从炕上下来。我不能再和他们挤了。硬挤是不对的。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已经起来了。他们经常对我说，某某家的孩子忤逆不孝，刚一出门，便被雷劈了。又有一个孩子，一觉醒来，鬼把他的头发剃光了。我问他们，那家人住在哪里。他们说，离咱们这里二三十里的一个地方。我又问那个孩子叫什么。他们回答不上来了。他们说，你这能叫孝顺吗，一个劲地追问大人。我向水瓮前走去。我感到口渴了。

窗户这会儿已开始发白了。屋里的东西显出了轮廓。去年的桃符。一束灰白的艾叶。黑黝黝的缸。我来到水缸前，听到一阵滴滴答答的漏水的声音。我的袖筒里湿漉漉的。

水面上冒起一串水泡，水缸的四周挂满了水珠。瓷器也会出汗吗？

.....

早晨终于来到了。

他们都醒了，是窗外射进来的光线把他们晃醒的。我的身上很冷。我看着他们。他们在光线的照射下，开始像虫子一样在炕上弯曲，伸展，翻腾。他们都在那样弯曲，伸展，翻腾，好像不愿意起来。太阳晃得他们眯起了眼睛。

我的父亲李毛仁正在四处找他的衣服，他什么也没穿，光着身体坐在那里。拿起一件衣服，不是他的。再拿起一件，又不是他的。他们都在找他们的衣服。炕上够乱的了。

“你小子动作倒快。”李毛仁回头看到了我。他的手里捞到一件衣服，正在努力往身上套。那不是他的。尺寸和颜色都不对。我正要提醒他，他忽然对我说道：

“枪一样戳在那里干什么？猪放出来没有？”那件衣服停留在他的脖子上，像一个脖套。他也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卑鄙的人。又来这一套。经常总是在天不亮的时候，把自己的猪叫醒，轰到别人的菜地里，吃人家的玉米呀高粱什么的，吃得满嘴白沫。我曾对他说，他们在地里放了耗子药。他根本不信。有人已经开始注意他了。

“水缸里有一条蛇。”我告诉他。

我们站在街上。

钟声响过了，一种褐红色的铁锈气味纷纷扬扬地浮荡在早晨的空气里。铁钟。大树。僵硬的绳子。他们都从各自的门里走出来，街上到处都是人。早晨的阳光像面粉一样。我站在面粉中间。我有点儿像面粉加工厂里的那个保管员，满身粉尘。我十二岁，他四十二岁。说起来，他的身高和我差不多。不过，他比我多一大串钥匙。那么多的麦子和面粉都归他管。

我出来的时候，家里的水缸已经烂了。水缸是他们用斧子砸开的，地上马上流满了水。斧头啊凳子呀鞋啊还有他们的脸，都浸在水中。我看见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脑门上，像刚生出来不久。我看着眼前的情形，忽然笑出了声。一条蛇，闹得四邻不安，都来了。

“家里来了皮条，你还笑？”一个人对我说，“你们要出事呀。”

我来到街上。几只脚在我的眼前走来走去，反复磨蹭着干燥的土路。远处的山，蓝色的绸缎，那里没有人烟，山间流动着一种水一样的东西。去年夏天我才知道，那种东西叫风水。

远处传来一阵鼓声。这会儿，李毛仁和另外一个人已经把水缸里的那条蛇弄出来了。他们用一块木板抬着它，来到早晨的太阳下面。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缓慢沉重得如同出殡。它

的浑身上下倒是没有一点儿水，滑溜溜地趴在上面，像一位不能动弹的产妇。一身墨绿，很容易把它看成是自行车上的钢丝锁子。许多人立即围上去，伸长脖子。李毛仁的裤子穿反了，前后颠倒。不过，谁也没有看出来。人人都在看皮条，没人注意他。

他们互相看着，七嘴八舌。从前在河边，我曾经看见它在草滩上吃力地爬行，不知是不是这一条。它的身上长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符号和线条，这就是我对它最初的印象和记忆。那时候，我坐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一粒一粒地剥着葵花籽。马薇薇用茜草花染她的指甲。

人群走散了，他们带着各自的工具，在暗红色的钟声里越走越远。

打谷场。草蒲团。棕黄色的土墙。把蛇放走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他们巴不得出一件什么事。李毛仁送走蛇以后，大功告成，像是卸下了一个最大的负担。“做梦去吧。”他说。“想让我出事，我能出事？等着看他们一家一家地挨着出事吧。”

有人从山梁那边过来了。七八个人，三四头驴。迎亲的队列，红袄绿裤，黑袄黑裤。灯笼。梳妆盒。新郎戴着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仿制的军帽，有棱有角，方方正正。帽子里面垫着报纸，不然不会这么挺括而有模有样。没有报纸的支撑，他马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会软塌塌地趴在他的头上。他们似乎在路上走了很久。这会儿，他的帽子有些歪斜，衬在里面的一圈一圈的报纸从帽子下面显露出来。绷带。伤兵。

棕黄色的土墙。树枝连着屋脊。他们转弯了。骑驴的女人。

张隆真拉着我的手。他刚下班回来，头上的矿灯灭了。

“把我家小燕许给你吧。”他说。

我知道他的女儿小燕和我差不多大小。我不想要他的小燕。

“不要也不行，”他说，“她注定是你的了。”这话他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我像以往那样骂他。他一点儿也不生气。

“这个小女婿真不错。”

他哼着戏曲，向他的家里走去。每年正月里的时候，我常看见他在村里演戏。所有的人都是他召集起来的。他穿戴得整整齐齐，扮演文质彬彬的古代书生。拿着扇子，穿着绿色的长衫，在众目睽睽之下咿咿呀呀。相公呀小姐呀。花园。绣楼。砒霜。公堂。最初的时候，他们不描眉，不抹粉，随随便便地对着天空和人群乱吼一通。后来，张隆真意识到这样瞎鼓捣是不行的。从那以后，他们用木头和帆布搭起了戏台，戏台下面的空地上摆放着一排一排的圆木和砖头。看戏的人坐在那上面。戏台上面有一张木桌，桌子用一块紫红色的毯子蒙起来。毯子是张隆真从自己家里拿来的。《双罗衫》。《佛堂》。《三滴血》。《走雪山》。年代久远，故事模糊。四周的草垛上蒙着积雪。

“张隆真那么有钱，能把他的女儿嫁给你？”李毛仁讥讽地对我说道，“做梦去吧你。他不过是逗逗你罢了。”

“真的。”我说，“他说是真的，他说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李毛仁说，“命中注定我要发大财，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一直连一次小财都发不了？”

他当然发不了财。我和他走在路上，他的眼光一直盯着脚下，盼望能发现点什么，可我从来没见过他捡到过一分钱。钱在躲他，看见他过来，就都藏起来了。就像那些鸟躲避我一样，藏在草垛下面，躲避着我的弹弓和铁砂。我希望他是对的：张

隆真不过是逗逗我罢了……那样的话，事情就好办了，我就放心了，再也用不着害怕张隆真了。“这个小女婿真不错……”这些话真让我受不了。我知道他在漆黑的矿井里干活儿，全靠头上的那盏灯为他照亮。有一次我说他，“炭砸死你。”他的脸突然变白了。不吉利的话。要不是他经常称我为小女婿，我也不会这么说他。干他们那一行的，最怕听到别人说这种话了。村西的李世民也是干那一行的。上班前，他们两口子吵架。他的女人对他说，你死在外面算了。李世民果然没有回来，死在矿井里了。一句话，判了他的死刑。

巷口那边站着几个人。三个女人，两个男人，他们像扇子一样站在那里。有一个人伸长脖子仰望天上的云彩。天有什么好看的。他们在说话。我隐约听到她们说有一个人死了，追悼会开得很隆重。汽车刚开来那阵子，沿河一带摆满了花圈。白纸，绿纸，把河水都遮住了。

小 燕

放学了。

我背着书包，在那种暗红色的钟声里走了很久。只要学校里的钟声一响起来，我就觉得那种声音是暗红色的。就是暗红的，比朱砂略暗一点。我把它写进一篇作文里。

“声音怎么会是暗红色的？”老师看过后，对我说道，“声音是没有颜色的，懂么？像水一样无色无味。你是不是耳目不分了？”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他正在往那上面写字，写评语，签注意见。红墨水。血。已阅。感觉不对。语句不够通顺。中心

不明确。

“怎么样？”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提笔，竖弯钩。“不服气吗？”

服气。不服气。我没有办法让他住进我的耳朵里来。所有的感觉全是错觉，就像睡觉说梦话一样。人人都像你，世界就乱套了。指鹿为马。一个学生，不能为这事与老师计较。书上也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回去好好想想。

从学校里出来，四周的树显得稀稀落落的，越往前走树越少。新旧的坟堆，它们像一只只倒扣着的泥碗，我每天都看到这些。起伏。衔接。连成一片。绿篱。白荆。

街上这会儿非常安静，仿佛全村的人都不在了。敞门。院墙。猪像泥塑的一样，不哼不叫。走过去踢它一下，它才不情愿地往旁边挪挪。懒猪。眼睛都不想睁一下。

从这道棕黄的土墙外面进去，里面就是戏园子了。墙那边有一道门，但从来没人从门里进出。人们来来往往，都走豁口。墙上有无数个豁口。跳墙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男人女人，都不在话下。每年正月，爸爸都在里面。

我沿着墙根走。里面忽然传来了唱戏的声音，这真让人吃惊。我好像听到了爸爸的声音。啊啊啊……啊。他似乎刚刚登场。粉底皂靴。绿色的长衫，白色的袖子。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像是从草丛里传出来的。台下人声乱哄哄的……

我来到豁口处，向里面张望，空荡荡的戏台子上堆着干草，几只鸡正在那里刨食。突如其来的整整的一场戏忽然没有了，消失了。我听错了。我怎么会平白无故地听到唱戏的声音？眼下的季节并不是一年一度的正月。而且，爸爸这会儿正

在矿井里。戏园子荒废了一年，台下长满了野草。白色的蝴蝶，扇动翅膀，在草丛上面飞来飞去。

我望着眼前的荒草，风从豁口外面吹进来。那么多的白蝴蝶，一下子都不见了。草丛中好像埋伏着吓人的东西。几年来我每天从这一带路过，今天才发现这里荒凉得让人吃惊，破败得让人觉得害怕。我没看到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一带东张西望。没有生机的村庄。

我想起了那张脸……

不久前的一天，我被那张脸吓过一次。那是一个人的脸。大元。民兵连长。他的弟弟三元和我差不多大小。在我们班里，他坐在我的后面，不爱学习，成绩一团糟，老师们都不喜欢他。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害怕大元。他站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目光像一条蛇……从那以后，噩梦像连环画一样，每天都悬挂在我的眼前。一张张凶险的画面，没有声音地翻动着。一页比一页可怕。人的衣服像纸，轻轻动一下，响声簌簌不断。那是一种很久以前的颜色。每一页上，都有一摊血迹。树叶猩红。身体弯曲。瓦盆里焚烧着呛人的谷糠。

每一回都是硬着头皮从这里路过。在我的印象里，大元不像是一个人，倒像一只毛茸茸的手，潮湿，墨绿，邪气曲张。我一想起这些，就会情不自禁地浑身发抖，哆嗦，流不出眼泪。每次吃饭的时候，大元的那张脸总在我的碗里漂浮，晃动，吃着吃着就觉得恶心了。死人的脸。虚浮浮的脸。我像怀有心事的大人一样坐卧不安，经常从梦里哭喊着惊醒。那只多毛的、潮湿而墨绿色的大手正在我的梦里上下摸索，亮相，展翅欲飞。水龙头。大树。灰色的鸟。一会儿喷水，一会儿将我的两条小辫凌空悬起来，树上坚硬的枯枝插在我的耳朵两侧。

这个位置让我看到一些陈旧破碎的晚霞，它们浮动在我的头顶上面。晚霞。斜纹布。一缕一缕的血丝。死人住过的房子，塌了一半的墙。我看到我的衣衫上的那些小花一瓣一瓣地飘落到地上，又被吹进河里……妈妈总是不相信我的话，即使我眼泪汪汪，她还是不信。我告诉她，大元是一只毛茸茸的手，是一只潮湿的绿手。她说，他是一个人，怎么会是一只手？

是的，他是一个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的人，据说手里还攒了很多钱。他在等什么？谁知道他在等什么，可能是想结婚成家吧。天天夜里都要出动。背着枪。

.....

那天放学以后，我一个人在路上溜溜达达地走了很久。

平日里我并没有觉得那条路有多么漫长无边。走惯了的路，我常常是三蹦两跳就到家了。从没有仔细留意过路上都有些什么，总之，没有我特别喜欢的东西。可那天放学以后，我发现那条路长得没有尽头，仿佛一辈子也走不完。我走走停停。路上好像与几天前有些不大一样了，突然少了一些东西，又多了一些东西，被谁暗中偷偷地换过了？偷梁换柱。釜底抽薪。这条又细又白的路，把沿途许多陈旧的房屋和窑洞串在一起，这样一来，它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这还不算那些杏树李子树，与其说它们长在沿途，不如说它们也在上面。乡村的念珠与链子。所有能串的东西都串起来了。

我看到一座早已废弃了的没用的谷仓和几个熏黑的草垛。从岔路一直往西，是天宝家的豆腐坊，那一带有不少树。不知什么时候，天宝的父亲陈富士在那里人不知鬼不觉地筑起了一道三四尺高的围墙。这样一来，那些树也像那个豆腐坊一样变成了他家的财产。一堵墙，一砌起来，把能圈的都圈进去了。

很多人都喜欢只进不出。

我熟悉沿途这些显眼的或不显眼的标志，参照这些，永远不会迷路，闭着眼睛也能走到路的尽头，听到河水的声音。河边的绿杨树里有一座手工醋坊，还有杨万才的手工陶瓷作坊。还有人端着细筛，在沙子里淘金。

放学的钟声一响，我第一个走出学校。那时候，其他的学生还在整理课本，收拾书包，而我已经从学校里出来了。妈妈遗传给我的精干利落使我及早地收拾完一切，做好了放学回家的准备。设想一下，那天放学后我要是晚回去一会儿，或者与别的同学相跟着一起走，后来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也就不会在途中遇见大元了……可当时我显得非常焦急匆忙，甚至有些烦躁不安，好像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离开学校以后，我才发现整条路上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走。

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个水晶做成的小人儿，内外晶莹，四肢透明。妈妈说她小的时候也像我一样被人称为水晶人。爸爸经常对别人说，“我闺女，那才是真正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材料？当然是水晶，不是绢人儿。周红颜老师对我说，“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儿像个布娃娃。”我是那样的吗？蜜。阳光。雨露。毛主席的教导。鹅毛般的歌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晶莹剔透，每天出现在学习园地里。

路上没有人。秋后的田野空荡寂静，一览无余。一切能吃能用的东西都被人们收拾回去了，剩下来的是不能吃的东西：风，土，低矮的草棚。我不是一个绢人儿。

我看见它们在奔跑。

远处的山间有岚气。绸缎一样的山脉，像舞台上青蓝色的布景，它们远得像外国。苏修。美帝国主义。朝鲜。《看不见